

散文的门槛

◇罗伟章

我喜欢散文。我在散文里寻找低调的声音。读，是跟朋友说话，哪怕这人在千年之远，在万里之遥；写，既是跟朋友说话，也是跟自己说话。我们的散文概念，像杂货铺，像储藏室，其他文体不能涵盖的，都往里塞。我们的散文美学，主张真情实感。你的起居坐卧，吃喝拉撒，走亲访友，书信往来，日记随感……总之，你的日常，你的白天黑夜，你的五官、体肤和心，都被生活浸泡着，一旦为文，就是散文。对小说家来说，去纷繁复杂的人世搏击一番，回到家里，换上拖鞋，沏杯浓茶，坐在躺椅上闭目养神，也就由小说变成了散文。

可恰恰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看到了当下散文存在的问题。不是每一种真情，每一种实感，都值得去书写，鲁迅所谓“选材要严，开掘要深”，既适合小说，也适合散文。从现实考量，或许更适合散文些。前些天，我去福建师大和厦门大学开会，从事散文研究的专家有一个共同感叹：散文的门槛太低。是说，某些散文作者，几乎没有为文的讲究。买个菜写一篇，散个步写一篇，会个朋友写一篇。这些不是不能写，而是，既然是文学，文学所要肯定的价值，所要张扬的意义，总是需要的。如果没有这些，散则散矣，却不能称“文”。

曾经有好几年时间，我订了一种文学刊物，后来不再订了，是因为那刊物常常大篇幅地登载老作家们的书信往来。都是：寄来的书收到了；我正好对旧日文稿；你的血压降下来没有；我孙子考上了博士……落款要么是在国外某地，要么是“于病中”。这些资料性文字，对他们的传记作者或许有用，但对普通读者，既不能共情，也不能获取一星半点的智慧之光，订阅费钱不说，还浪费时间。

散文能不能虚构，曾作为一个话题供大家讨论。“情”不能，“感”可以。文学的“实感”，不止于经验。比如，范仲淹写《岳阳楼记》，写的不是实感，是心象。既是心象，为什么不能虚构？而既是心象，又怎么能够虚构？孙悟空完全变个模样，非但出言不逊，还出手打伤师父，这不是虚构，而是锐利地潜入人性深处。当然这是小说，小说可以曲笔，可以铺展出正大光明的隐私，散文则没有这种方便。它一开始就把创作者逼到墙角，射灯照过来，让你坦陈内心。

杰出的散文作家，不是别人逼他，是他自己逼自己。他坐在屋子里，孤独地面对自己。射灯是没有的，如果有，也不是来自外部，而是来自他的内心。他把自己照亮，让自己成为光，然后再去照亮别人，照亮远方。照亮自己是首要的，也是艰难的，他必须凝视自己的人生，看见尘埃和水垢，并耐心地打扫和清洗。在这样的过程中，他有一些喜悦，也有一些沮丧。喜悦的是，自己变得洁净了；沮丧的是，变得洁净之后，自己是如此渺小，如此微不足道。而看见这些，意义就已经诞生。这不仅是情，还是自我审视之后的智。我们由此会发现，情到深处，本身就是智；智到深处，本身就是情。

前面我说，我在散文里寻找低调的声音，这意思并非排斥激情飞扬的散文。在我的阅读库里，单就散文论，不少都是激情飞扬的。然而我照样觉得它们是低调的。作家的气质，作家的才识，作家的胸襟，作家的洞察能力和语言能力，特别是作家自觉的自我审视，都会生成文字的宽度和厚度，让人情动于中，思沉于内。在这点上，散文和小说几乎没有区别。——摘自《人民日报》

冬日窗前红艳艳

◇王玉初

窗台的一盆蟹爪兰，冬日里开花了，红艳艳的，让我心生暖意和诗意。

当年初到新单位，办公室里留有一个花钵，原来的绿植已枯萎，我便到隔壁的办公室向同事讨要了三节蟹爪兰，插于钵中，并搬到办公桌前的窗台上。刚开始，蟹爪兰有些蔫，我没放弃，给蟹爪兰浇水、施肥，精心打理。慢慢地，蟹爪兰恢复了神态。有这盆花相伴，刚进新单位的我很快消除了陌生感，并对未来的工作越发有了期望。

每天，我驻足窗前眺望上空以放松眼睛的时候，也会用余光去问候蟹爪兰。它很热情，生机勃勃，不时回报我一片新叶。有时，它很冷淡，没精打采的，我知道，它不高兴了，便急切地给它浇上一杯水，作为慰藉，它很快就高兴起来，昂着头，恣意地伸展着腰身。

一年里，它长出三根枝条，在花钵中仍有些稀疏感，相较于旁边的那盆吊兰更显得瘦弱。我认为它仍处于长身体的时期，便没期盼它长出一个花骨朵，甚至开出鲜艳的花朵。我知道成长需要时间，就像一个孩子要成长、成熟，得给他足够的时间与经历。

或许是在窗台受到了足够多的阳光沐浴，前些年的某个12月，有一小蟹爪兰的顶端冒出了一个小红点。我凝视了很久——是一个小花骨朵。太欣喜了，我期待它的绽放。

好巧不巧，那段时间我有事要出差十天。临走时，竟然忘了给它浇水。路途无事时，我居然惦记着它

——会不会枯掉了呢？那我之前的付出不就白费了吗？后来一想，那也不会白费。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旅途，并不是因为别人的旁观而存在。它陪我走过成长的这一程，已然很好，我也该知足了。

出差回来，我发现蟹爪兰蔫蔫的。万幸，小花骨朵还在，也还没开放。我心想，或许是在等待我回来再开放，以感谢我经常为它浇水吧。

我给它浇上水，期待它恢复精神，并等待小花骨朵绽放。可是一连三天，小花骨朵没有丝毫动静。我好奇地轻触了一下，它竟然掉落下来，我真是又心疼又后悔！

人生中很多事情都需要有耐心，要学会等待，也要学会接受失败，不气馁，从头再来——这是养花告诉我的道理。

又一年，蟹爪兰在春天散开了更多的枝叶，在夏天和秋天里默默地积蓄着能量，并在冬日给了我大大的惊喜。我细数了一下，共有36个花骨朵，并由小渐大，活脱脱一个个熟透的小辣椒。

最开始是一朵，连着茎叶处的花瓣先开，尔后花柄前端的的花茎吐露出嫩黄的花蕊，其中还有红蕊，恰似画龙点睛之笔。花瓣、花柄、黄蕊、红蕊，蟹爪兰的花原来那么美。一朵、两朵、三朵……最多时十六朵一起盛开，还有那蟹爪一般的花茎，共同点缀着窗台，让我办公室的冬天有了鲜艳的色彩。付出终有收获，心中不禁充盈着幸福。——摘自《广州日报》

居室朝北

◇金洪远

之不去沪上著名的文化公园，毗邻是沪上有名头的大学，闻得到花香和书香，几十年兜兜转转又回到了梦寐以求的老革命根据地，夫复何求吧。

“树挪死，人挪活”，现在魔都绿化遍地，周遭有口袋公园迎候，你只要迈开步走到阳光下，尽可享受冬天的暖阳带来的愉悦。

为了追逐阳光，也让我们这些老腿老脚的邻居结伴去户外活动活动手脚有了动力。于是，只要有太阳照亮蔚蓝色的天际，就会和左邻右舍结伴去家对面的公园晒太阳，清茶一杯谈天说地。冬天的阳光不像夏季的那般火辣辣，让人退避三舍。冬天的阳光是温和的，柔和的，常常让我想起母亲的手，轻轻地、柔柔地抚摸着身上、脸上，暖烘烘的，只觉得和

儿时的冬天，鼻孔里总是充斥着炕烟的味道，闻见炕烟，也就意味着真正的冬天来了。

夜晚降临，一家人坐在炕上，盖着被子，温暖便从腿部蔓延，充满心田。隔着窗户纸，任凭西北风凛冽，大雪压垮树枝，周身上下温暖如春，不经意间便潜入梦乡。

主屋放炕的权利一直被奶奶把持。屋是泥墙木顶一坡水，中间大，两边小，连成五间房。连通的主屋划分为三个分区，一侧为热炕，一侧放置面柜，中间放置八仙桌，上供先人牌位。主屋的炕是奶奶的居所，我因从小跟着奶奶，主屋自然成了我夜晚的天地。放炕是奶奶整个冬天都记挂和值守的事，就像公司一个重要岗位上的高管。

放炕，多用柴草。柴是经过奶奶分级挑拣的。细碎的有小麦脱皮后的麦壳，稍大点的是小麦秸秆、黄豆秆、辣椒秆，更长的是玉米秆。不同的柴草燃烧后发出的味道各不相同，送达炕上的温

度和持久度也相差甚远。于是，奶奶会精心组织这些柴草的比例，既不会让炕膛的火太大而烧了被褥，也不会燃烧一阵儿就熄灭，不得不半夜爬起来再次放炕。让炕保持一晚上相对均匀和持久的温度，是奶奶多年来练就的经验。

送入柴草的口叫炕眼，不到一尺见方，柴草被放入炕眼，还需要一把利器——推耙，两米多长的木杆顶端镶着的巴掌大木板，将柴草推入炕膛，让它们各就各位。推耙就如放炕的魔杖，它周身黧黑的历史，写满了温暖的魔法。

为了保持炕的温度，奶奶瘦小的身子常常跪在炕眼前。她会将事先准备的柴草小心谨慎地推入炕膛，看炕膛内存有的火星点燃柴草，然后关上炕眼门，起身站在院中央，观看房顶上炕烟窗内冒烟的情况，以判断炕内燃烧的进度。一晚上的温暖，都是奶奶精心放炕换来的结果。

我急欲加入放炕的行列是好奇心使然，但一直没有机会，平日里奶奶负

责放炕，连母亲都没机会。直到有一次大人外出，只留下我和弟弟在热炕上看图画故事。我心生一计，将炕侧墙里的壁柜打开，用火柴引燃衣服，关上壁柜门，不一会儿，白烟就挤着门缝跑了出来，壁柜门变成了炕眼。为让火更大一点，我时不时打开柜门，调整里面衣服

的形态，果然，衣服像奶奶推耙下的柴草一般被烧着了。关上壁门，浓浓黑烟从门缝里以千军万马之势奔袭，我和弟弟在炕上趁着黑云欢跳，宛如黑风怪出洞。黑烟弥漫着，刺鼻的味道传出了主屋。幸好外出的母亲及时归来，她急忙跑进主屋，从壁柜里拖出冒着火星的衣服，扔在地下，用笤帚扑灭每一个火苗后，我和弟弟屁股上挨了一顿笤帚疙瘩。刚做了几分钟的黑风怪，就被打回原形，好在没有引起大火。

稍大一些，常常因为能加入放炕的行列而倍感自豪，那便是灌炕烟窗。烟囱是在修建房屋时在墙里预留的，不过碗口大小，因柴草烟熏火燎，



杨亚婷 摄

静静的土地

◇管淑平

生活在乡村的人，与土地是最为亲近的。他们的生活，几乎每天都萦绕在一片片农田上。戴着草帽，弯腰除草，不停忙活。累了，就坐在田埂的石头边，喝一口随身带着的苦茶，用搭在身上的手巾，擦去额头的汗珠。之后，又继续投入到忙碌的劳作中。

土地，也是与庄稼最有缘分的。低调的土豆，憨厚的红薯，软糯的玉米，百吃不腻的青菜与四季豆……全有赖于它一点点地孕化与成全。那些农作物，凭着不起眼儿的黄土地，慢慢生长，蓊郁、丰盈，最后于秋风袭来中颗粒归仓，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。

在土地上，也会留下一串串脚印，一阵阵欢笑。那是稚嫩的孩童的声音。在大人们举着锄头于田里挥汗如雨的时候，孩子们就趴在离农田不远的小路边，要么与邻家伙伴一同嬉闹，要么扯下

路边的一株狗尾草穗儿，找一个蚂蚁洞口，一通乱晃。洞口的蚂蚁，密密麻麻起来，不过，面对着眼前的“庞然大物”，却也无能为力。

土地的另一挚友，是鸟雀。种在田里的蔬菜，长得正勤快，拳头大小的鸟雀，时不时地就叽叽喳喳，吵闹着前来光顾。它们，三五只，飞到一棵白菜上，跳跳，啄啄。大人们看到后，一声呵斥，鸟雀又扑棱棱地摇着翅膀飞走了。天色沉沉时，大人小孩，这才暂时告别农田，向着家的方向缓缓走去。

农田与土地，不知不觉变得静谧。不过，那些躲在田边草丛里的小东西却机灵了。一只机敏的蟋蟀，从草窠里蹦跶了出来。小小的脑袋，长长的触须不断摆动着，左张右望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。蟋蟀开始欢唱，“唧唧——唧唧——”将夜的旋律拉长。它们时刻保持警觉，一有风吹草动，就迅速逃离，只留下一枚枚微微摇曳的草儿。

栖息在树枝梢头的各种鸟儿的鸣唱。也许是阳光和各色花卉相伴，那“唧唧啾啾”“叽叽喳喳”的鸟鸣声不约而同开起“演唱会”。我知道，婉转悦耳的是画眉，轻快明亮的是山雀，婉转悠扬的是白头翁，燕语莺声是雏鸟在呼唤母亲，“唧——唧”声中带着娇气。百鸟争鸣，林间的歌唱家在同唱一首优美动听歌曲。最亮眼的是一只不知名的漂亮大花鸟，伴着悦耳的鸟鸣，抖着五彩的翅膀，欢唱着飞向飘着白云的蓝天，此情此景，还纠结“朝北”吗？享受冬阳的温暖比所谓“朝南”居所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转变一下观念，随遇而安，又是一片崭新的温暖天地。

我的朝北居所的邻居们现在都异口同声说，“朝北”怎么了？有啥抱怨呢？既来之则安之，顺其自然。与其耿耿于怀抱怨一天，还不如乐呵呵地滋润一天。——摘自《新民晚报》

月亮爬上天空，向着广袤的大地，投下一缕缕皎洁的光亮。星星紧跟其后，零零散散地围绕着月亮。

土地，还是土地，没有什么变化。不过，随着夜晚的到来，温度慢慢下降。草尖儿上，悄悄地起了露水。那露水，冰冰凉凉，以凉润亲吻着草叶，滋养着草窠下的泥土。到了深秋，露水就悄悄地化为了霜。再到寒冬，霜花化作了寒冻，禁锢着沉沉大地。

埋在泥土里的种子，熟睡着。那是刚种下不久的冬小麦，还未出芽。土壤成为温床，给小小的种子以庇护。土壤中，还隐藏着一些水汽。不过，这对于生长在土壤里的野草，并不算什么，它们总能想方设法找到营养。于是，农田里，出现了一场好戏——庄稼与野草的竞争。但有农人宠溺的庄稼，往往占据上风，最终野草败北。

我不禁对这静静的土地充满敬意…… ——摘自《天津日报》

时间一长，灰尘黏附其上，烟道变小，出烟不利。解决办法很简单：用绳子坠上秤砣，从屋顶烟囱口将秤砣放下，往复提拉几次，烟道得到清理，然后吊上一小桶水，从烟囱口灌入，尘埃落下，清理工作便完成。蹬梯子上房是我的最爱。童年的高度，就是从这三四米高的屋顶开始的，每登顶一次，心里便成长一回，之前胆小、紧张的双腿变得稳健，而站在房顶上的男孩，终于可以向大家宣告自己的成长，如同登上了一座山峰。

如今，父母亲住进了楼房，但一到冬天，还是喜欢有热炕的老宅。我虽劝说把炕改成电加热的，但父母亲依然坚持放炕。现在放炕，多用细末的煤，秸秆引燃，燃烧持久，比奶奶当年省事很多。炕烟在冷风中飘着，熟悉而温暖的味道的升腾在村庄的上空。那是父母的坚守，亦如奶奶的坚守，时刻等待归家的孩子。

——摘自《甘肃日报》

周日，我去看望老爸爸，正好弟弟一家也来了。

聊了会儿天，我就说去准备饭菜。老妈拦住我，对弟弟说：“你姐这星期太累，今天让她歇歇，你去做饭吧。”这星期确实事儿多，全赶上了，还真觉得累了。弟弟爽快地答应：“好嘞！”他将胳膊挽袖子，到厨房里叮叮当地忙去了。

都快十二点了，还没听到炒菜声，更没闻到饭菜香。老爸直看表，老妈也有点儿坐不住了。我进到厨房，看弟弟还在看手机。我问他：“你怎么还不做饭呀？全家人都饿了。”见他还在看手机，我说：“是不是老不做饭了犯怵，临时上网找菜谱呐。”他说：“哪儿会。手艺学到手，永远不会忘。姐，你就放心吧，保证香！”我催促他：“那你就快点儿吧。”他放下手机说：“马上，马上！”这才开始坐锅炒菜。

等到菜都端上桌，都十二点四十了。一家人都围桌而坐，老爸一声“开饭”，我们就大吃起来。全家人吃得鸦雀无声。吃了个半饱，我们这才缓过神儿来。弟弟得意地说：“我做的饭菜，够香的吧？看看，菜都下去多少了，两个盘子都快空了。做饭就得讲究时间。”老爸不满地说：“你小子就要这贼心眼儿。再饿一会儿，生面我们都能吃。” ——摘自《北京晚报》

取暖

◇石子功

冬日寒冷，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取暖。人生落入低谷恰如身处寒冬，最大的问题也是如何取暖。

相对于身体上的寒冷，心灵上的寒冷会带来更大的伤害。对应寒冷的不同，取暖的方式也有分别。生火烤电可以取暖，文字音乐可以取暖；一次自律的奔跑可以取暖，一句关切的话语可以取暖，有的可以暖身，有的可以暖心。

很多时候，人生的冬天都是自己营造出来的。所谓低谷，不过是否积极乐观的契机与前奏；所谓坎坷，不过是光明大道之前的崎岖。最大的温暖永远来自自己的心，一颗充满勃勃生机的心会让温暖和光明无穷无尽。

人生是个无比复杂又非常简单的过程，复杂是因为寒冷会附着在沿途的每一个阴影下，简单是因为温暖会存在于沿途的每一处风景里，而风景与阴影本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。有光才能看到风景，有光才会衍生阴影。作为生命旅客的你，是将目光聚焦于阴影还是风景，才是决定一生冷暖的关键所在。

其实，暖不需刻意去取，只要心存光明，暖会不请自来，而冷亦不必逃避，只要心生暖意，寒冷也会成为一道别致的风景。 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名家金句

劳动使人建立对自己的理智力量的信心。 ——高尔基

时间有限，不只是由于人生短促，更由于人事纷繁。我们应该力求把我们所有的时间用去做最有益的事情。 ——斯宾塞

应当仔细地观察，为的是理解；应当努力地理解，为的是行动。 ——罗曼·罗兰

什么是爱？这其实很简单。凡是提高、充实、丰富我们生活的东西就是爱。通向一切高度和深度的东西就是爱。 ——卡夫卡

你无需看到整个楼梯，只需跨出第一步。 ——契诃夫

凡本版所采用稿件作者，请与本报编辑部联系，领取稿费。